

□ 庆祝建校100周年

中学当数学教师、班主任、数学组长。1979年我所任班主任的高一(1)班被评为“铁岭地区三好班级”。

1980年1月，我到沈阳工业学院（现沈阳理工大学）当电工教员。母校清华大学惦记着我，及时给我补发了经济系本科毕业证书，并邀请我参加70周年校庆。母校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的校训鼓舞着我，我焕发了革命青春。可以说是二次创业，我夜以继日，刻苦钻研，迅速更新了现代电工、电子及计算机技术知识。老天不负苦心人，这些年来我讲了电路基础、电工学、电力拖动基础、电子技术基础、计算机原理等课程。我编写的《电工电子技术基础》于1987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

版，全国发行。我由讲师、副教授、电工教研室主任到教授，多次被评为教书育人先进教师。我在社会上兼职辽宁省电工技术学会低压电器委员会委员、辽宁省高校电工学研究会理论组组长、辽宁省高工评委会委员，曾多次去沈阳、鞍山、铁岭、锦州、丹东、盘锦、大连等市考核评审高级工程师。我的学生及经我考核的高工在沈阳、哈尔滨市机械局、冶金局、电子局及各大工厂、公司担任领导工作，都很称职。我讲课、搞科研工作，一直到2007年9月，完成了母校提出“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的要求。几十年来，我没有因健康原因缺过一次课。

这就是我给母校交出的完满答卷。

清华育我——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

○吴国祯（1970新竹，化学）

我于1966年至1970年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上化学系，毕业后，留学美国，后于1977年来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工作，1995年转至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至今。从1966年开始作为清华人至今也有45年，而具体在两岸清华学习工作也正好有20年。今年是清华建校百年，我这一生应该说是和清华有着不解之缘。

我上新竹清华大学时，梅贻琦校长已去世，但是，他所提倡的校风余荫还在。入校开始，就先学会唱校歌。清华的校歌有悠久的历史，歌词要点是鼓励来自远方的莘莘学子要能“自强不息”。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呢？“西山苍苍，东海茫茫，吾校庄严，岿然中央，东西文化，

荟萃一堂，大同爰跻，祖国以光”。很清楚，清华学生的历史责任就是在辛亥革命后的新时代里，要有所作为，要振兴中华，复兴祖国。清华的校歌和校训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精神是一致的。厚德载物，就是君子之德要广被天下，这是一个很高境界的哲学。清华的校训是近代名人梁启超所提议的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这两句话，于己，于公，可以上续范仲淹的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乃至张载的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我以为这八个字的校训，足为人生的座右铭。清华育我，也就这校训，

最为深刻。

话说回来，梅校长的老清华学风的一个遗留，我回想起来，以为就是重视文史的学习。我们虽然都是理工的同学，但是那时，我们有个非常好的教授国文课的曹老师。曹老师是老北大毕业的，他给我们非常多的、平常看不到的民国年间的各种散文，以及各种版本的古典文学的教材。多年后，我愈感这些教材的珍贵，可惜就再也无缘一见了，甚是遗憾。如此熏陶下的氛围，让我至今也把对文史的学习，作为一个丰富生活，扩展视野，增长见识的事情看待。

新竹清华那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，其中外文的图书也很多，可能是台湾各校中最多、最好的。也因此，我在清华的四年中，阅读了不少物理方面的图书。这也培养了我一个很好的自学习惯，一直到现在。我因此有了更多的物理视角，来看待化学的一些课题领域，并有独特的思维和成果。最近几年，我把这些研究的成果写成两册涵盖两个领域的专著出版：

《拉曼谱学：峰强中的信息》和《分子高激发振动：非线性和混沌的理论》（此书，荷兰的ELSEVIER有出英文版）。回想起来，我很珍视在清华四年的学习过程，开阔了我的思维，因为一般的化学教育很难给学生更多的物理概念，而这样的背景对于深化一些化学课题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。我也很高兴，两岸往来的今天，我的这些在大陆出版的著作，也在台湾的书店里有售。另外，约10年前，我也曾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大陆的经历成书，在台湾出版，书名曰：《在历史面前》。

那时的清华学生少，前后几届的同学



吴国祯教授二〇〇九年七月摄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

都互相认识。同时，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很熟悉、密切。印象深刻的有教普通物理、理论力学的王明建老师。王老师教学认真，讲解清晰。王老师是四川人，他有个兄弟在四川老家，没去台湾。多年以后，我非常巧合地在北京见到王老师的这个兄弟。他们两个人长得非常相像，我以后听说王老师的这个兄弟去了美国。在美国，新竹清华的校友多，所以大家对待他，就如对待王老师那样。只是很可惜，王老师在台湾英年早逝。

何世延老师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，一口四川口音，也对我们很是关照。这些年中，我有机会回台湾，都去拜访何老师。何老师近年出版了他的人生传记，从中，我对他的经历了解就更深了。原来，我是他的第一个学生。

张昭鼎老师也和我们关系密切，毕业的环岛旅行就是他陪着。我来北京多年后，我所在的科学院化学所有同事到日本工作访问，见到了张老师。当时两岸阻绝，张老师非常关心地打听了解我在北京的情况。我的同事回来后，和我说了张老师的这个事情。我听后非常感动，便写了封信，邮给美国的朋友，经朋友转给在台湾的张老师，表示感谢。以后，两岸相

□ 庆祝建校100周年

通，张老师来过几次北京，张老师看我多年后不得返乡，便去疏通台湾的领导人，这个事情不论结果如何，是很令人感动的。张老师很可惜，在1993年就意外去世。去世前几个月，他还和我们到烟台暑假。暑假后返回北京，我们还聚了一次，记得是在王府井的一个餐厅。以后我才知道，就在午餐话别后的下午，江总书记约见了张老师。

据我的了解，江总书记之前不可能认识张老师，但应会知道张老师在台湾的背景分量。从这个事情，我们也隐约知道大陆的领导人是很认真地在听取、联系台湾方方面面的人士的。1993年底，我回台湾，张师母还陪着我去竹东的张老师墓地致意。也没想到几年后，很意外，张师母也去世了，令人唏嘘。

王松茂老师也来过北京清华，可惜那时我正好出差外地，只能在电话里和他说了几句话，以后我回台时，他就不在人世了。还要提及的是洪同老师，他是我们的训导长，我第一次回台时，他以校友会会长的身份招待了我。洪老师是30年代的老清华，和大陆中央领导人姚依林是同学，他们共同参与了兴起抗战的北平大学学生的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80年代，我在北京，时有机会见到姚依林，他每次见到我，就笑着和我说，我们都是清华人啊！也因此，洪老师第一次来北京时，还到中南海见了姚依林。1996年，两岸清华师生在两校王大中、沈君山校长的安排下互访，我也随团返台。访问后，我还多留几天，洪老师年岁高，还特别陪着我们去拜访海基会，那时的秘书长正是我的高中同届校友。晚年的洪老师从两年来一次北京参加校庆，到每年都来北京参加校庆。很可惜，最后一次是2005年，以后他身体不好，就不能再来了。洪老师在2007年去世。

我回忆这些，并提及一些过往让我难忘的师生之情，还有几位老师，我也不能不提及。如叶锡溶老师、师母以及任过校长的沈君山教授。叶老师、师母每学期都会请我们到他家会餐一次，师母总是准备又多、又精美的菜饭招待我们。晚年的叶老师侨居美国，身体不好，记忆迷茫。但据见到他的同学说，叶老师还很清楚地记得我当年是“‘QUIET’BUT‘GOAL ORIENTED’”，令我感动。沈校长来过北京多次，他的身体不好后，也曾来北京治疗，我也和他见面多次。总之，清华的师生之情，同学之谊是很特殊的。这在别的学校，大约很难有类似的情形。我后来听说，我来大陆的事情，使得这些老师受到来自台湾一些部门的压力。1993年末，我离开台湾22年后，得以回台，我赶紧



1970年新竹清华毕业和同学及张昭鼎老师（右4）摄于台中梨山，右1为作者

向见到的老师致以道歉，只是有些老师已不在人世了。

话说我们这些70年代的海外台湾留学生，在海外发起了保卫钓鱼台的运动，那个时代两岸尚未开通，但是通过海外的渠道，开启了两岸间接往来的过程。这个时代，留下了很多的学生刊物。这些年，经过海外朋友的努力，也借我在北京清华之便，逐步把这些历史性的资料文献集中到清华的图书馆，并且巍然可观。现在，有大陆的研究生对此历史感兴趣，拟以之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对象。同时，也开始有台湾的访客，特别是年轻的台湾学子来参观。我也很宽慰，这些本是台湾历史一部分的历史遗留，能在北京清华得到永久的保存。

清华校名，源自清华园，而清华园乃是清朝初期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，可谓是具有历史蕴涵的宝地。清华校歌云：西山苍苍，西山是北京的上风上水之地。清华背依西山，清华的紧邻就是圆明园。圆明园是中国近代悲惨历史的缩影。然而，现在的圆明园经过整理，倒也风光明媚，富有灵气。我很喜欢去圆明园散步，我非常喜欢住在清华。我和台湾的朋友说，我的后花园就是圆明园。有台湾朋友来清华找我，除了走马参观清华园外，我的标准招待就是约朋友到圆明园散步。

我在过去的几年中，凡是有机会回到台湾，都会回到育我的新竹清华母校。现在的新竹清华发展得更好了，我们念书时的树都长大、长高了，环境宜人。我也有机会在2009年回到母校，客座三个月，可谓是温故知新。我在新竹母校还见到一些从大陆包括清华去的学生。事实上，两岸

清华的学子在美国的校友会从来就是在一起的，大家不论来自海峡的哪岸，都是清华人！

清华大学建校至今正好100年。自辛亥革命后，中国历史走入一个新时代，而清华大学正是伴随着这个时代的进程而发展的。我想百年来，清华学子不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，多以“自强不息”自勉，并秉持中国传统的“士”的精神，以“厚德载物”的理想，在中华大地上，留下了足迹。以后，随着梅校长的迁移到台湾，也把这个历史的传承延伸到台湾。

我回顾自己的过往，尤感幸运，能受此美德的沐浴，自立自强，并且能有机缘来到大陆，来到清华任教，度过了我充实的人生岁月。我在大陆的这34年，见证了大陆的振兴，在八九十年代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，科研的条件也很局限，我自觉未敢疏忽，努力工作。现今，不仅大陆的发展进步硕果累累，举世相看，更令人宽慰的是两岸的关系也由隔绝而相互往来，至今已开启了互通有无、全面发展的新局面。冥思清华过往百年的岁月，回忆自己近50年前在台湾清华的青春记忆，以及这些年在大陆北京清华的经历，我是有所兴发，有所感动的。与此，近来受台湾年轻朋友之约，我也在台湾校园的《两岸犇报》上，以《荷清苑书简》专栏的形式，笔传我的这些经历和感思，希望有助于台湾学子的视野参考。这对我来说，也是赏心的事情。

值清华百年校庆来临前夕，写此短文，以笔触情，并和学友分享，至感幸哉。

2011年3月4日